



[門檻心上]

/陳化玲老師 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 高級語文導師

爸爸在我心目中是個大紅太陽，但他卻極少出現，因為他總是很忙，聽說是在東北一個甚麼地方打仗。東北在哪兒？離我們一定很遠吧？要不然幹嘛老不回家啊？我經常一個人暗自嘀咕。我很想他，因為他最疼我。他說：「不為別的，只因妳媽重男輕女！」清華畢業的爸對北大出身的媽在這點上總是特別有看法：「都甚麼時代了，還那麼封建保守！」他十分看不慣，所以處處對女兒寵愛有加。

一天，爸爸突然回來了，穿著挺神氣。操持家務的王媽悄悄地對我咬耳朵：「這下兒你可好囉！趁你爸在家的時候多跟他親近親近，他最疼妳的。」

爸爸每次回家都帶回來很多好吃的和好玩兒的東西，這次還帶我們全家去照了一張四人合影，也是我們惟一的「全家福」

天還沒亮，王媽把我從熟睡中搖醒：「小寶，醒醒！別睡啦！」我睜不開眼，他催得更緊了：「別貪睡囉！快起來，再晚你爸就要走啦！」我一下子就急忙跳了起來，「剛回來怎麼又要走了？我不信！」「聽說是要出遠門兒，這回是先去天津……」我迫不及待地打斷她的話：「天津在哪兒？有東北那麼遠嗎？那，不知道爸爸甚麼時候再回來呢？」「興許就不回來囉！這麼兵荒馬亂的！」王媽的神情好像是在對着牆自言自語，但，很快地轉過頭來催我：「快！快！我給你收拾收拾，昨兒個你爸不是說要帶着你走嗎？」麻利的王媽媽匆匆忙忙給我換衣服、梳小辮兒，隨後很快就拾掇出一個小提箱，說是我的「隨身行李」，把它塞到我的小手上，不住地叮嚀：「去！去！到妳爸媽房間的門檻兒上坐着等，千萬別走開！」接着又說：「記着！要是妳爸媽問起，就說妳想跟妳爸爸去天津玩兒玩兒，可不許說是王媽的主意，知道不？」我似懂非懂，只覺着有點兒奇怪挺乾脆的她，今兒個怎麼有點囉里囉嗦了？但王媽何來跟我有「交情」，不管怎麼樣，我得聽她的！所以不假思索地拚命點頭，伸出小姆哥兒：「不會的，王媽，不信咱們拉鉤兒！」

天剛亮，爸爸推開了房門，冷不防看見了我——穿着短大衣、戴着棉手套、兩隻胳膊緊抱着個小皮箱，一本正經地坐在門檻兒上。爸爸這時候

既感動又為難，一個大男人，拖着個小女孩兒，多不方便！但爸是真愛我，最後還是下定決心把我給帶走了。在這個一九四八年深秋的清晨，我離開了媽媽、弟弟和我們北平的家，跟着爸爸去了天津、上海、長沙、廣州，最後到了台灣。

事隔多年，爸爸曾屢次跟我提起這些事兒，父女都不勝唏噓！想不到一個小小的門檻兒，竟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！更想不到的是，在我們周遭的任何一個人，無形中都深深地影響我們的一生！

後記

隨着歲月的成長，多年來我輾轉從台灣、新加坡、美國來到香港定居。一九七八年的初春，我才第一次踏上歸途回到北京。所幸門檻兒內的母親依然健在，但已生華髮，弟弟也已結婚成家。

我親愛的父親呢？他再也看不到這一切的情景了！因為他在我回京探親的前四年已因病棄世，離開了人間。

2006年7月14日
母親九十誕辰時
寫於香港